

TAI YANG SHEN HAO HAI SHANG LI XIAN JI

#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挪] 托尔·海尔达尔 著

—— 探险故事

地质出版社



#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探险故事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著

麻乔志 译 地质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居住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流传一个动人传说：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太阳神—基蒂带领自己的部族，从大洋东岸的太阳升起的地方，乘坐木筏飘洋过海，来到这里定居。为了证实这一传说，1946年一只木筏载着六位探险家离开秘鲁，在海上漂泊一百天，航程四千海里，终于抵达波利尼西亚的腊罗亚岛，证明了古代人类有能力进行洲际间远距离迁徙的猜测。书中生动地记叙了这次航行经过，旖旎的太平洋风光，艰险而又有趣的海上生活，洋溢着热爱生活、征服自然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作者海尔达尔是这次探险的领导人，曾四次乘原始水上工具渡过太平洋、大西洋和阿拉伯海，都著有专书，本社将陆续出版其它三次航行记。

###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 ——探险故事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著

麻 乔 志 译

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

责任编辑 郑 平

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

岳各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sup>1</sup>/<sub>32</sub>印张：7<sup>3</sup>/<sub>8</sub> 字数：161,000

1981年10月北京第一版·198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350册·定价0.95元

统一书号：10038·新16

## 《探索者丛书》出版说明

为什么人类要登上空寂无人的月球，潜入万米以下的海底？为什么有人敢于扬帆驾舟，劈风斩浪横渡茫茫大洋，或者只身跨越无边无际的荒漠？在那毒蛇猛兽出没的丛林，在那冰天雪地的南北极又有多少勇敢的探索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

古往今来，无数的探索者之所以勇于献身，频创奇迹，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对于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因为他们胸中燃烧着追求真理，造福于人类的烈火。为了追寻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真实面目，他们甘愿抛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莽莽的荒野，同野性未泯的黑猩猩生活在一起，他们乐于在天文望远镜旁、电子计算机边渡过无穷无尽的不眠之夜。大自然的无穷奥秘，正是被这些勇敢的探索者一点一点地揭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类征服了自然，也克服了自身的弱点，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不断被推向新的高峰。

没有探索，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当前，在建设“四化”、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们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胆识、有牺牲精神的探索者，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树更多的丰功伟绩。

为此，我们出版了《探索者丛书》。

《探索者丛书》以普及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勇敢探索和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精神、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为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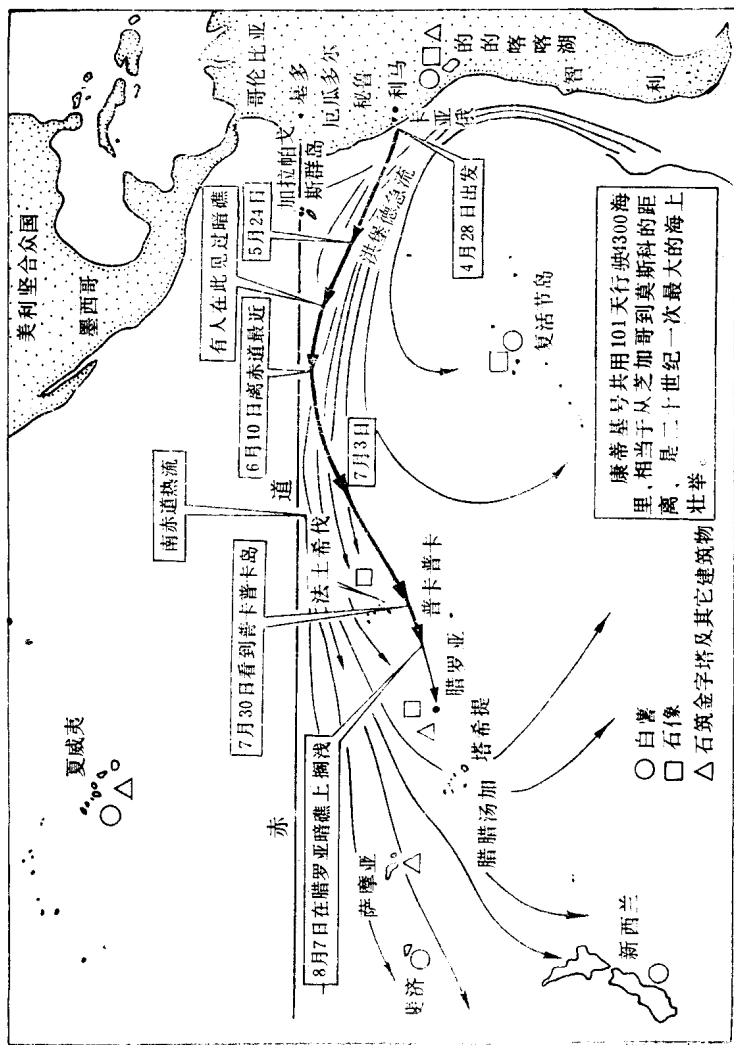
《探索者丛书》将为读者提供：世界著名的探险记和考

察实录，以展示人类探索的业绩；百折不回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艺术家的文学性传记，以发扬光大他们的勇敢探索精神；生动有趣、科学性强的科普读物，以开拓读者的知识面；题材新颖、文笔优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力和开阔读者的思路。

这一套以探险为主的《探索者丛书》由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肖建亨同志担任主编，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广大科学工作者、科普作家为丛书提供著、译稿件，殷切地期望专家和读者贡献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地质出版社第四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十月



## 目 次

|     |                 |         |
|-----|-----------------|---------|
| 第一章 | 我的想法·····       | ( 1 )   |
| 第二章 | 探险队诞生于·····     | ( 13 )  |
| 第三章 | 到南美去·····       | ( 34 )  |
| 第四章 | 横渡太平洋 (一) ····· | ( 66 )  |
| 第五章 | 在途中·····        | ( 91 )  |
| 第六章 | 横渡太平洋 (二) ····· | ( 123 ) |
| 第七章 | 来到南海诸岛·····     | ( 165 ) |
| 第八章 | 和波利尼西亚人在一起····· | ( 197 ) |

# 第一章 我的想法

回顾往事 法土希伐岛的老人 风向和海流  
寻找蒂基 住在波利尼西亚各岛上的是什么人？  
南海谜 理论与事实 有关太阳神蒂基的传说和  
神秘的白种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奇怪。其实，是我们自己不慌不忙、自自然然走到这一步的，可是一旦身入其境，却又大惊小怪，反而问自己：“这是怎么搞的？”

比如说，你带了一只鸚鵡和五个伙伴，坐着木筏在海上航行。早晚有一天，一觉醒来，睁眼一看，自己竟在海上，这时你就不由得要想这个问题了。

正是这样一个早晨，我坐在木筏上，在一本露水打湿的航海日志上写着：

五月十七日 挪威独立节。大浪顺风。今天是我做饭，我在舱面上拣到七条飞鱼，在竹舱顶上拣到一条鱿鱼，还在托斯坦的睡袋里发现一条不认识的鱼……

写到这儿我停住笔，正是刚才那个念头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想：今年的五月十七日不比往常。的确，真是越想越怪！我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向左边看吧，湛蓝湛蓝的大海一望无际，巨浪喧嚣着从身边涌向远方，追逐可望而不可及的蓝天。向右看是座竹舱，清凉的舱内仰卧着一个满面胡须的大汉，他一边读着歌德<sup>①</sup>，

---

①伟大的德国作家，著有《浮士德》



一边举着脚，把脚趾头轻轻插到屋顶竹架子的空挡里，这座怪模怪样伸不直腰的小竹室就是我们几个人的家。

“本格特，”我一边推开想爬到航海日志上去的鸚鵡一边说，“你谈谈，咱们怎么会干起这种事来了？”

本格特把书推到金红色胡须的下面。

“天晓得，你自己最清楚。这还不是你出的鬼主意，不过我认为你这个想法确实了不起。”

他把放在竹排子里的脚趾往前挪了三格，又没事人似地接着看他的歌德。舱外骄阳似火。竹子编的舱面上还有三个人正在干活。他们半裸着，浑身晒成棕色，满脸络腮胡子，脊背上挂着汗渍，看样子他们都是在太平洋上乘木筏航行的老手。艾瑞克拿着六分仪和一叠纸弯腰进入室内。

“我们的位置是西经98度46分，南纬8度2分。伙计，昨天一天走的可不少啊！”

他拿过我手里的铅笔在竹壁上挂的一张海图上面画了一个小圈。从秘鲁海岸卡亚俄港开始的一串19个小圈构成了一条曲线，这是末一个。赫尔曼、科努特和托斯坦也迫不及待地挤进来看。这个小圆圈距这一串圈圈的最末一个整整40海里，也就是我们离海南诸岛一下子又缩短了40海里。

“看见了？”赫尔曼趾高气扬。“这表明我们离开秘鲁海岸以后，已经走了850海里了。”

“离最近的岛可还有3500海里。”科努特小心翼翼地

说。

“准确点说是，”托斯坦说，“我们是在海床以上15000英尺，月亮的下面。”

现在我们都自己的确切位置了。我继续想我的问题。一心无挂碍的鸚鵡叼住航海日志想把它拽走。碧空拥抱着浑

圆的茫茫大海，蔚蓝色的海空混为一体。

这一切也许都是去年冬天在纽约一家博物馆的办公室里开的头。也许还要早，是七年前在太平洋当中，马克萨斯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开始的。我们这次出航，如果东北风不把我们往南吹向塔希提和土阿莫土群岛的话，也许我们还会在那个岛靠岸。我闭上眼就能看见那个小岛的一草一木。暗红色的山岗层峦叠嶂，山麓上郁郁葱葱的林莽一直伸展到海边，沿岸一带，修长的棕榈树摇曳着频频招手。这就是法土希伐岛。从我们现在漂浮的地方到那个岛，中间没有任何陆地，只有几千海里的大洋。我仿佛看到了奥衣亚河谷狭窄的入海口，我清清楚楚记得当年的情景，每天晚上我们都坐在那里，坐在寂无一人的海滩上，我们远眺的大海就是如今这片海、这片浩瀚的大洋。我当时是和妻子在一起，不象现在这样，与一群满脸胡须海盗似的大汉为伍。我们那时是在采集生物标本，收集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遗留下来的偶像和其它残存物。

我特别忘不了那个夜晚。文明世界似乎遥远得不可理解，成了幻影。我们在岛上生活了将近一年，是那里唯一的白种人；我们自愿放弃文明的种种好处，也同时躲开了它的种种弊端。我们自己造屋，住在海滩棕榈树下一座架在柱子上的房子里，我们在太平洋上的热带丛林中渔猎而食。

那天晚上我们象往常一样，坐在洒满月华的海滩上，面对着大海。我们完全陶醉在四周的仙境里，毫无倦意，尽情领略着周围的一切。鼻孔里充满了海的咸味和沿海林木散发的芳香，耳边飘拂着在树林间、在椰树颠嬉戏的和风的沙沙声。每隔一段时间，涌浪的巨响便淹没这一切，波涛从海上滚来，冲上岸边泛起一片白沫，撞在岸上已经磨圆了棱角的岩石上，

激起浪花万点。巨浪在无数块闪烁着粼粼月光的礁石之间喧嚷着，发出流淌的哗哗声，然后一切又归于宁静。海水退去了，蓄积着力量，以便再次冲击永不退让的海岸。

“真奇怪，”我的妻子说，“岛那边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浪。”

“是啊”我说，“这边是迎风面，海浪总是朝这边涌。”

我们坐着，领略着海的雄伟，它象是不停地在告诉人们：我是从遥远的东方源源滚来的。是贸易风这股永不停息的东风吹破了海面掀起巨澜，推动波涛滚滚向前，跨过东边的天水交接处，越过此地到达后面繁星也似的群岛。连亘万顷汹涌前来的波涛，终于在这里撞上了峭壁礁岩，碎为珠花点点，但东风却毫不费力地擦岸腾起，掠过密林和群山，无拘无碍地继续西行，越过一岛又一岛，直向落日奔去。

自古以来，大洋的波涛连同波涛上空的浮云就是从东边水平线那儿涌起跨到这边来的。最早来到这些岛屿上的土著对此非常了解，今日的岛民也同样。到海上远航的鸟类，每天外出捕鱼时都向东方飞行，以便晚间吃饱肚子双翅倦怠以后能乘东风返航。连树木花草禾谷稼穡也完全仰仗东风带来的雨水成长。我们坐在海滩上，当时我们就知道，在长出云团的东方水平线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南美开阔的海岸，横亘在中间的只有4000英里空旷的海面。

我们凝视着天空的浮云和月光下起浮的海面。我们聆听着——一位老人的话语，他半裸着蹲在我们面前，直视着一小堆篝火之余辉。

“蒂基，”老人平静的说，“他既是神又是酋长。以前，我们是住在大洋彼岸一片广阔的土地上。”

老人用树枝把火挑亮。他默默的思索着。他依恋往日，

过去的英雄时代在他思想中深深扎了根。他崇拜自己的祖先们，崇拜他们自从作为神那时候开始所做的一切事业。他在等待回到他们那里去。泰特图亚老人是法土希伐岛东岸已经消失的各部落中唯一的牙遗。他记不得自己的年纪，但是从他脸上的皱纹和如同朽木般枯干的肤色来看，他似乎已在风雨酷日中经历了将近百年。岛上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也没有人相信祖辈们有关伟大酋长太阳神之子蒂基的传说了，泰特图亚是那几个还记得祖先历史的人中间的一个。那天夜里，当我们在下面是木桩的小屋里爬到床上去的时候，泰特图亚老人关于蒂基，关于岛民原来的故乡是在大海彼岸的传说，伴着远处拍岸激浪低低的吼声，在我脑际萦绕。在这夜阑时分，在那海边上，那声音就象来自遥远的过去，似欲有言相告。我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时间的距离象是消失了，蒂基和跟随他渡海的人民似乎正在下面海滩上从涌浪中登岸。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对妻子说：“你注意过吗？森林里那些巨大的蒂基石像非常象南美洲那种已经灭绝的文明遗留下来的大石柱。”

我可以肯定上岸的涌浪以它的啸声表示赞同我的意见。然后涌浪渐渐退去，我也沉入梦乡。

\*                      \*                      \*

也许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开端。无论如何，一连串的事情就是从此开始的，其结果就是我们六个人和一只金刚鹦鹉乘着木筏在南美海岸外随波逐浪。

我回到挪威以后把在法土希伐岛采集的一瓶瓶甲虫和鱼类交给了大学的动物博物馆。当时我父亲气愤极了，母亲和朋

友们则感到愕然，那一幕幕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决心放弃动物学改为研究原始民族。南海的不解之谜深深的吸引着我，它们必定有合理的答案，我已经确定了我的研究目标：要揭示传奇英雄蒂基的真面目。

以后数年我一直在研究太平洋的民族史，那击岸的浪花和密林中的废墟象遥远的梦境一般始终浮现在眼前。坐在屋里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虽然不可能对原始民族思想和倾向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在书房故纸堆中遨游，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到实地考察的现代探险家却做不到这点。我从科学著作中，从最早的探险家留下的日记以及欧美博物馆搜集的丰富珍藏中，为解开这个谜找到了大量材料。从白种人发现南美以后首次到达太平洋诸岛的时候起，各种学者搜集了大量有关南海居民和毗邻民族的资料。但是对于这些与世隔绝的岛民的起源，以及太平洋东部各岛上为什么只有这一种民族的原因，却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

当第一批欧洲人终于冒险跨进五大洋中最浩瀚的太平洋时，他们万万没想到在大洋的正中有许多山峦起伏的小岛和平坦的珊瑚岛，这些岛屿与世界隔绝，彼此之间也远隔重洋互不相通。在欧洲人来到之前，这些岛上便有人居住，他们到达时，高大英俊的上人带着狗、猪和家禽在岸上欢迎他们。他们是从那里来的？他们讲一种其他民族不懂的语言。那些竟敢自称发现了这些岛屿的白种人，在每个能住人的岛上都看到了耕作的田地、村庄、庙宇和房屋。有些岛上居然还筑有金字塔、铺着道路和矗立着将近四层楼高的石像。但他们没有对这种神秘现象做出任何解释。这是些什么民族？他们来自何方？

至于答案，我们不妨说，有多少本谈到这方面的著作就

有多少答案。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提出互不相同的解答，但是他们所肯定的东西，到后来总是又被其他领域专家得出的合情合理的论点推倒。有人曾经很认真地提出马来亚、印度、中国、日本、阿拉伯、埃及、高加索、大西洋岛甚至德国和挪威是波利尼亚人的故乡。但每个设想都有绝对说不通的地方，于是整个问题又恢复了疑云密布的原状。

凡是科学裹足不前的地方，想像力就大显身手。复活节岛上神秘的石柱和这座小岛上来历不明的遗迹，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复活节岛位于波利尼西亚最东端的岛与南美海岸的中途，完全与世隔绝。许多人注意过这样一个情况：复活节岛上的遗迹使人多方面联想到南美史前文明的遗物。也许过去在两地中间的大海里有过一条陆路，后来沉没了？也许复活节岛和南海其它有同样遗迹的岛屿，是一个已经沉陷的大陆留在水上的部分？

这个理论一直很盛行，外行听来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地质学家和其它科学家都不敢苟同。此外，动物学家对南海岛屿的昆虫和蜗牛进行了研究，他们轻而易举就证明了，自有人类以来这些岛屿之间就互不相同，而且也与四周的大陆隔绝，和今天一模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原始的波利尼西亚人种一定是在某个时期自愿或迫不得已地漂到或航行来到这些偏僻的岛屿的。仔细观察这些南海居民就能看出，他们来到岛上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世纪。因为，波利尼西亚人虽然散居在一块比欧洲大四倍的海面上，但各岛却没有发展出独自的语言。从北方的夏威夷到南部的新西兰，从西方的萨摩亚到东部的复活节岛，其间相距有几千海里，然而这些互不相通的部落，讲的都是我们称作波利尼西亚语的方言。

所有岛上都没有文字，只有复活节岛的土著保存着几块木板，上面载着无法理解的象形文字，不过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辨认这些文字。可是他们却有学校，学校最重要的作用是以诗歌的形式传授历史。在波利尼西亚，历史等同于宗教。他们都是敬祖的人，他们崇拜从蒂基时代以来所有已过世的酋长，蒂基本人则被说成是太阳之子。

几乎每座岛屿的渊博之士都能历数自从岛上有人以来所有酋长的名字。他们常在绳上打出复杂的结来帮助记忆，就象秘鲁的印加族印地安人一样。现代科学家在各个岛上收集了当地的族谱，结果发现这些族谱连细微处都完全吻合，这真是令人万分惊讶；不仅在人名方面、连辈数也都如是。波利尼西亚一代人的平均年龄为25岁，据此推算，我们发现南海群岛大约在公元500年以前还是荒岛。后来在公元1100年的时候又有一批移民带着新的文化来到诸岛上，这点可以从一系列新酋长的出现看到。

后来的移民又是从哪里来的？从事这项研究的人似乎大都忽视了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在如此晚近的年代到达岛上的民族居然会是纯石器时代的民族。这些从海上来的人尽管聪明颖悟，并在其它许多方面具有惊人的高度文化，他们带来的却是石斧和大量其它典型的石器时代工具，并将这些工具传播到他们到达的所有岛上。不要忘记，在公元500年或1100年的时候，除去个别居住在原始森林里与世隔绝的民族和某些落后部族之外，世界上只有在新世界●才有那种仍然处于石器时代但却多少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文化。在新世界，连最高级的印地安文明也全然不谙使用铁器，直到西方发现美洲大

---

●指南北美，是相对旧大陆（即欧亚大陆）而言。

陆的时候，印地安人只知使用石器和那种在南海岛屿上使用的工具。

形形色色的印地安文明是波利尼西亚人最近的东邻。在波利尼西亚人西方居住的只有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黑皮肤的原始民族，他们是黑种人的远亲；再向西去是印度尼西亚和亚洲海岸，亚洲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结束石器时代的地方。

故此，我便把自己的猜侧和注意逐渐离开了旧世界，许多人曾企图在那里寻求答案而一无所获。我开始专注美洲那些已知和未知的印地安人文化，这是大家一直未加考虑的一个方面。只要我们有志搜求，在距波利尼西亚东方最近的海岸上是不乏蛛丝马迹的，这块海岸便是今日南美的秘鲁共和国，秘鲁从太平洋岸边一直向上沿伸到群山之中。这块土地上曾经居住过一种人们不了解的民族，他们创建过世上最了不起的文化，很久以前这个民族突然象秋风残叶一样从地球表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在身后留下了巨大的人形石雕，这些石雕使人联想到皮特克恩岛、马克萨斯岛和复活节岛上的石像；他们还留下了与塔希提岛和萨摩亚岛上的金字塔一模一样的梯级式的巨大金字塔。这些我们不了解的民族用石斧在山中开凿出象铁路货车那样大、比大象还重的石块，把这些石块运到周围好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再把它们竖起来或一块块摆起来，筑成石拱、大墙或祭坛，就象我们在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看到的那样。

当西班牙人初次来到秘鲁的时候，印加族印地安人已在這裡建立了宏伟的帝国。他们告诉西班牙人说，四处原野上矗立的巨大遗物是由一个皮色白皙的神族建造的，他们在印

---

●西南太平洋上的群岛。



加人成为统治者之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他们把这些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建筑师说成是聪明绝顶、性情温和的恩师，他们说这些人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刚有人类的时候从北方迁来的。他们教印加人的始祖从事建筑、稼穡，教他们礼仪及习俗。他们和印地安人不同之处是，皮肤白皙，蓄着长长的胡须，他们的身材也比印加人高大。后来他们象来时那样，突然离开秘鲁了。印加人自己接管了国家权力，从此以后南美海岸上再也看不到白色恩师的影子，他们在太平洋上向西驶去。

无巧不成书，当欧洲人抵达太平洋群岛的时候，他们看到当地许多人的皮肤简直是白色的，而且蓄着胡子。在许多岛上，有的家族全家的皮肤都是白的，发色有的略红，有的金白，眼睛呈蓝灰色，鹰钩鼻子，简直和闪族●的面貌不差分毫。另有些家族和他们截然不同，真正波利尼西亚人的皮肤呈棕黄色，头发乌黑，鼻子多肉而扁平。红发人自称乌鲁克胡，并且说他们是岛上最早的酋长的直系，这些酋长如谭加罗亚、卡尼和蒂基至今仍被这种白人奉为神。波利尼西亚全境都在流传着有关神秘白人的传说，岛民们说他们就是这些神秘白人的后裔。罗基文1722年发现复活节岛的时候，看见岸上的人中间有他所谓的“白种人”，这使他大吃一惊。复活节岛上的人自己也能清清楚楚数出从蒂基和胡图·马图亚以来，哪些祖先是白皮肤的。最先到岛上来的就是蒂基和胡图·马图亚，他们是从“东方的一个烈日炎炎的山国”渡海而来的。

当我的研究工作一步步深入以后，我在秘鲁的文化、神话和语言各方面看到两地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我

●人类最早的几大民族之一，今天演变成阿拉伯人，犹太人，马耳他人……；欧洲人属雅利安族。